

DOI:10.15896/j.xjtuskxb.201503013

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胡春萍,吴建南,王颖迪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①关于中国的最近三次调查数据,探讨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倾向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收入与收入满意度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收入满意度对相对收入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居民的收入分配倾向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但居民越倾向于收入存在差距,主观幸福感越高;指出政府应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差距和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入手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相对收入;主观幸福感;收入满意度;收入分配倾向

[中图分类号] D63-31;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5)03-0000-00

据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报告,2003 年至 2011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10.7%,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 GDP 由 1 135 美元提高到 5 432 美元,年均增长 10.1%,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居民的收入也大幅提升。目前,中国政府在致力于将“蛋糕”做大后,越来越关注如何分好“蛋糕”,将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到 2020 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同时,报告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认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民众走向幸福的第一步”。

那么,居民收入增长是否一定会促进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呢?世界价值观调查^[1]的数据显示:从 1990 年到 2001 年,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提升,主观幸福感却在持续下降;2001 年到 2007 年两次调查的数据也显示,虽然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所提升,但仍未达到 1990 年的幸福感水平。伊斯特林

(Easterlin)是最早关注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包含了两方面内涵:一是从横截面数据看,幸福与收入正相关;二是从时间序列数据看,收入的增长并不系统地伴随着幸福提升^[2]。

2008 年前,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的幸福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人群的一般幸福调查、主观幸福感和健康心理的关系,以及人格特质等领域^[3]。2008 年后,中国“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逐渐增多,这一悖论也通过某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到验证^[4,5]。布罗克曼(Brockman)等人在解释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幸福感下降的研究中发现,收入差距造成的收入满意度下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6]。但戴维(Davey,2012)等人认为,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对中国的幸福悖论进行更多讨论^[7]。因此,本文基于 WVS 对中国的最近三次调查数据,通过关注中国居民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探讨个人收入分配倾向的调节作用,对中国的幸福悖论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实证研究。

[收稿日期] 2013-12-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67,71403203);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Q062)

[作者简介] 胡春萍(1977-),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吴建南(1970-),男,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 WVS)是由瑞典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领导的全球性调查,主要研究受调查国家人民价值观变化情况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1981 至 2014 年,该组织共对 57 个国家进行了 6 轮调查。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我们回顾中国人口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发现:尽管研究对象从部分地区抽样发展到覆盖全国,从特定人群发展到所有居民,但收入作为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幸福感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尼尔森(Nielsen,2010)等人关注福建省离开土地的流动农民,发现他们对生活水平、健康等的满意度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8]。蒙克-特纳(Monk-Turner,2011)等人在云南省发现收入对男性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9]。齐豪(Hau Chyi,2011)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发现收入对中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而元寿伟、周少甫(2010)基于9个省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发现,收入对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农村老年人的作用不明显^[11]。这些研究表明,居民的绝对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如居民的健康、性别、所在地域以及户籍类型等。

学界在“幸福悖论”的讨论中,相对收入概念受到关注。伊斯特林(Easterlin)强调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作用^[2]。在主流经济学中,学界有收入增加使得个人预算线外移、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点处于更高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上,从而产生更多幸福的理论。其假设是,一个人消费特定数量的消费品所产生的效用并不受其过去经历的影响,也不受与他人比较的影响。但这一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成立,因为效用会受到“享乐主义”和“社会比较”的影响。前者是与自己过去经历的纵向比较;后者是与社会参照群体的横向比较。而且对人们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物质生活水平最容易受到这两种比较的影响^[12]。如郭星华(2001)的研究表明,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人们普遍感到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在下降^[13]。

奚恺元等人(2003)也从类似的角度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解释。他们认为适应性理论(Hedonic Adaptation)、可评价性理论和比较(Evaluabil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有影响^[14]。适应性理论认为,在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后,人们对它做出反应,然后不断地对新的变化产生适应性。可评价性和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事物不同特征的可评价性不同,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特征的可评价性较低。收入的绝

对水平就属于可评价性较低的因素,为了形成自己的判断,人们需要把其他人的收入作为参照点来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

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罗楚亮(2009)发现,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都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5]。官皓(2010)的研究结果有些许不同,发现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绝对收入对幸福感都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地位则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这正如弗雷和斯塔特勒(Frey and Stutzer,2006)提出的观点,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个人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17]。

基于上述理论和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即相对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

除相对收入外,在社会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即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会抑制主观幸福感。大多数研究显示,相对剥夺感产生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暂时拉大了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占有差距,导致多数人程度不同的期望受挫。布罗克曼(Brockman,2009)等人对中国1990-2000年人均绝对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研究表明,由相对剥夺感造成的收入状况不满意是导致主观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尽管绝对收入增长,但大部分人群感到自己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相对地位并产生强烈的收入不满意,进而使得主观幸福感下降^[6]。

2000年以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对家庭收入状况的满意度上升,居民幸福感也有所上升,但评价自己收入地位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比例却大幅增加。这情况似乎表明相对收入的下降并没有通过“收入满意度”表现出来。那么,收入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究竟如何?居民的相对收入与收入满意度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结合前文所述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即收入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

假设3:相对收入对收入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即相对收入越高,收入满意度越高。

假设4:收入满意度是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

中介。即相对收入通过收入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

从宏观层面来看,“收入差距”作为社会不公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开寿伟和周少甫(2010)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老年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却对城镇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11]。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发现,总体来说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但对中上收入阶层的影响并不显著^[18]。杨顶威和潘春阳(2012)也认为收入差距是损害居民幸福感的显著因素^[19]。但史耀疆、崔瑜(2006)的研究却有不一样的发现,认为虽然分配方式、收入差距是评价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但二者并不直接对公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而那些认为平均分配是公平的分配方式的公民会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程度较低^[20]。那么,人们对分配方式的认知对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有何影响?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5:收入分配倾向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有调节作用。即居民越倾向于收入存在差距时,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明显。

假设 6:收入分配倾向对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有调节作用。即居民越倾向于收入存在差距时,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明显。

二、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中国自 1990 年开始成为世界价值观调查对象,至今已接受了 5 次调查,分别实施于 1990 年、1995 年、2001 年、2007 年和 2012 年^[1]。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其中最新的三次调查,即 2001 年、2007 年和 2012 年的调查数据。

2001 年的调查对中国 24 个省/市 40 个县/市的 18 岁到 65 岁的居民分层抽样,抽取样本 1 385 个。其中有效样本 1 000 个,有效回答率 72.2%。有效样本中,女性 506 人、男性 494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50.6% 和 49.4%;29 岁及以下的 194 人,30 到 39 岁的 316 人,40 到 49 岁的 256 人,50 岁及以上的 234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19.4%、31.6%、25.6% 和 23.4%;居住在西部的 250 人,中部的 325 人,东部的有 425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25.0%、32.5% 和 42.5%。

2007 年的调查在中国 24 个省市内抽取了 18 岁到 70 岁居民作为的 2 800 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 2 015 个,有效回答率 72.0%;有效样本中,女性 1 092

人,男性 923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54.2% 和 45.8%;29 岁及以下的 301 人,30 到 39 岁的 435 人,40 到 49 岁的 494 人,50 岁及以上的 785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14.9%、21.6%、24.5% 和 39.0%;居住在西部的 384 人,中部的 665 人,东部的 966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19.1%、33.0% 和 47.9%。

2012 年的调查得到了来自于中国 24 个省份的 2 300 个有效样本,涵盖了 18 岁到 75 岁的居民。有效样本中,女性 1 174 人、男性 1 126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51.0% 和 49.0%;29 岁及以下的 466 人,30 到 39 岁的 473 人,40 到 49 岁的 517 人,50 岁及以上的 844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20.3%、20.5%、22.5% 和 36.7%;居住在西部的 595 人,中部的 654 人,东部的有 1 051 人,分别占有有效样本的 25.9%、28.4% 和 45.7%。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部分的三次调查的样本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面向中国 24 个省/市的三次调查的样本分布情况

样本的人口 统计学特征		占有有效样本比例(%)		
		2001 年	2007 年	2012 年
性别分布	女性	50.6	54.2	51.0
	男性	49.4	45.8	49.0
年龄分布	18-29 岁	19.4	14.9	20.3
	30-39 岁	31.6	21.6	20.5
	40-49 岁	25.6	24.5	22.5
	50 岁及以上	23.4	39.0	36.7
	东部	42.5	47.9	45.7
区域分布	中部	32.5	33.0	28.4
	西部	25.0	19.1	25.9
有效样本量		1 000	2 015	2 300

(二)变量测量

关于相对收入,官皓采用格尔汉姆和佩迪那多(Graham and Pettinato)2001 年使用的方法。即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对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进行测量^[16]。罗楚亮则从以下三个维度度量:家庭收入与主观贫困线的对数差,家庭人均收入与县级分类样本(城镇、农村以及流动人口样本)平均收入的对数差,以及在最近若干年生活状况的相对变化(改善与恶化)^[15]。本研究关注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由社会比较产生的收入相对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考虑个人对收入的适应性,以及自身对过去和未来比较的因素。由于社会比较是一种主观行为,除受访者外任何第三人指定的参照

表2 2001年、2007年和2012年幸福感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2001年			2007年			2012年		
	有效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有效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有效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	991	6.53	2.468	1 959	6.76	2.400	2 252	6.86	1.985
相对收入	954	5.87	2.070	1 599	3.96	1.874	2 055	4.42	1.853
收入满意度	993	5.65	2.658	1 959	5.94	2.572	2 245	6.22	2.000
收入分配倾向	909	6.26	3.111	1 679	5.77	3.098	2 130	4.45	2.742

群体都难以真实地反映受访者的感受,相较而言直接询问受访者对于自身经济地位评价的测量方式更为适用。因此,本研究采用居民对自身收入地位的评价来测量相对收入变量。即如果将全国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分为10等份,“1”表示家庭收入最低层,“10”表示家庭收入最高层,请选择一个数字表示您的家庭收入水平(包括所有的工资、奖金、第二职业收入、亲友馈赠、各种投资收益、其他所得、收获的粮、棉、蔬菜等实物折合的钱;工副业收入;出外做工挣的工资等)。

收入满意度由居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来反映(“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收入分配倾向变量的测量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收入分配的看法:“1”表示收入应该尽可能均等,“10”表示应该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励个人努力工作。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通过询问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来反映,这个单一的测量尺度在很多大样本的调查中显现出了它的合理有效性,而且10级量表的测量使得最小二乘法回归成为可能^[21]。另外,性别、年龄、最高学历、主观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居住区域等个人特征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其中,最高学历为分类变量:1 = 没学历,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含中专),5 = 大学(含大专)及以上。主观健康状况是被调查者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主观评价,通过四级尺度测量。婚姻状况是二分变量:0 = 离婚、分居、丧偶或者从未结过婚,1 = 已婚或者同居。工作状况同样为二分变量:0 = 没有工作(包括:离/退休、家庭主妇、学生、失业/下岗、其他),1 = 有工作(包括:全职工作、半职工作、以及自己开业)。由于居住区域变量的引入主要是用于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根据中国三大经济带的划分方法,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

(三)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来说被调查者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相对收入和收入满意度,并倾向于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表2和表3显示,主观幸福感在0.05的显著水准下从2001年的6.53提升到2007年的6.76,但2007年和2012年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变化;居民的收入满意度分别在0.01和0.001的显著水准下从5.65提升到5.94,又提升到6.22。然而,相对收入在0.001的显著水准下从5.87下降到3.96,又提升到4.42(但仍然显著低于2001年的水平);对自己收入地位的评价处于较低五个收入阶层的调查者从39.3%上升到78.1%又下降到63.5%。另外,居民的收入分配倾向也在0.001的显著水准下从6.26下降到5.77,又下降到4.45。这说明,虽然我国居民较倾向于收入存在差距以鼓励个人工作,但居民的收入分配倾向在向“收入应尽可能均等”变化,说明收入差距不宜过大。

表3 幸福感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

变量	2001 - 2007 年	2007 - 2012 年
主观幸福感	↑ (p < 0.05)	—
相对收入	↓ (p < 0.001)	↑ (p < 0.001)
收入满意度	↑ (p < 0.01)	↑ (p < 0.001)
收入分配倾向	↓ (p < 0.001)	↓ (p < 0.001)

三、假设检验

对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如表4和表5),除2001年调查中居民的收入分配倾向与相对收入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外,其余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进一步做多元回归分析。

表4 2001年和2007年幸福感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主观幸福感	相对收入	收入满意度	收入分配倾向
主观幸福感		0.305 ***	0.584 ***	0.123 ***
相对收入	0.189 ***		0.216 ***	0.082 **
收入满意度	0.653 ***	0.395 ***		0.139 ***
收入分配倾向	0.099 **	-0.052	0.097 **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左下角为2001年的数据, 右上角为2007年的数据

表5 2012年幸福感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主观幸福感	相对收入	收入满意度	收入分配倾向
主观幸福感				
相对收入	0.225 ***			
收入满意度	0.603 ***	0.368 ***		
收入分配倾向	0.093 ***	0.093 ***	0.112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本文通过方差分析检验个人特征对主观幸福感是否有显著影响,发现除性别外,其他变量都至少在一次调查中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与以往研究保持一致。

(一) 相对收入、收入分配倾向与主观幸福感

如表6中模型2所示,2001年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13 ($p < 0.001$),与模型1相比 R^2 的变化显著,说明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1,相对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2007年和2012年的调查数据同样验证了假设1。

收入分配倾向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001年的检验结果如表6中模型3所示,将相对收入和收入分配倾向作为自变量带入回归方程时,两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p < 0.001$, $p < 0.05$)。而模型4显示,将两者与其乘积项一同加入回归方程后,乘积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不显著,并且与模型3相比 R^2 没有变化。说明收入分配倾向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假设5没有获得支持。2007年和2012年的数据同样拒绝了假设5。

但如表6中模型3、模型7和模型11所示,收入分配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3 ($p < 0.05$)、0.131 ($p < 0.001$)、及0.061 ($p < 0.01$),与模型2、模型6和模型10相比, R^2 均变化显著(分别为 $p < 0.05$, $p < 0.001$, $p < 0.01$)。这表明收入分配倾向对

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相对收入等其他因素相同时,居民越认为收入应该存在差距,主观幸福感越高。

(二) 收入满意度、收入分配倾向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2中2001年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34 ($p < 0.001$),与模型1相比 R^2 的变化显著,说明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2,收入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2007年和2012年的调查数据同样验证了假设2。

收入分配倾向对收入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在全部三次调查中得到支持。2001年的检验结果如表7中模型3所示,将收入满意度和收入分配倾向分别作为自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中时,只有收入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 ($p < 0.001$)。在模型4中,将两者与其乘积项一同加入回归方程后,收入满意度与乘积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p < 0.001$, $p < 0.05$),并且与模型3相比 R^2 的变化显著。说明收入分配倾向对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6,即居民越倾向于收入差距时,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明显。

从表7中的模型7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6 ($p < 0.01$),并且与模型6相比, R^2 变化显著,说明收入分配倾向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当收入满意度等其他因素相同时,居民越倾向于认为收入应该存在差距,主观幸福感越强。但模型8显示,将两者与其乘积项一同加入回归方程后,收入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 ($p < 0.001$),乘积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并且与模型7相比 R^2 无变化,从而拒绝了假设6。2012年的数据同样没有支持假设6,从模型11和模型12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倾向对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调节效应也没有得到支持。

(三) 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收入满意度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从模型2可以看到,相对收入对收入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13 ($p < 0.001$),且与模型1相比 R^2 变化显著,说明相对收入对收入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从而支持了假设3,即相对收入越高,收入满意度越高。模型4和模型5报告了相对收入经由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发现将收入

满意度代入回归模型后,相对收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从 0.203($p < 0.001$)大幅下降至 0.067($p < 0.05$),而收入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仍然显著($p < 0.001$)。这说明收入满意度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存

在显著的中介作用,从而支持了假设 4,即感知到的收入相对地位通过收入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其中,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 0.067,间接效应为 0.136。

表 6 相对收入、收入分配倾向与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的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主 观 幸 福 感											
	2001 年				2007 年				2012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年龄	-0.602 * (0.056)	-0.541 * (0.055)	-0.528 * (0.054)	-0.522 * (0.055)	-0.508 ** (0.032)	-0.411 * (0.031)	-0.388 * (0.031)	-0.402 * (0.031)	-0.379 * (0.022)	-0.370 * (0.021)	-0.383 * (0.021)	-0.385 (0.021)
年龄的平方	0.666 ** (0.001)	0.588 * (0.001)	0.572 ** (0.001)	0.567 * (0.001)	0.619 *** (0.000)	0.529 ** (0.000)	0.511 ** (0.000)	0.525 ** (0.000)	0.500 ** (0.000)	0.484 ** (0.000)	0.499 ** (0.000)	0.503 ** (0.000)
最高学历	0.029 (0.086)	-0.042 (0.089)	-0.044 (0.089)	-0.043 (0.089)	0.095 ** (0.050)	0.056 * (0.049)	0.045 (0.049)	0.047 (0.049)	0.106 *** (0.042)	0.063 * (0.043)	0.059 * (0.043)	0.061 (0.043)
主观健康状况	0.258 *** (0.085)	0.240 *** (0.084)	0.232 *** (0.084)	0.232 *** (0.084)	0.356 *** (0.063)	0.308 *** (0.063)	0.314 *** (0.062)	0.313 *** (0.062)	0.316 *** (0.053)	0.292 *** (0.053)	0.289 *** (0.052)	0.288 ** (0.053)
是否结婚 或同居	0.113 ** (0.297)	0.102 ** (0.292)	0.101 ** (0.291)	0.100 ** (0.291)	0.102 *** (0.188)	0.088 ** (0.183)	0.091 ** (0.181)	0.093 ** (0.182)	0.081 ** (0.135)	0.062 * (0.133)	0.060 * (0.133)	0.060 * (0.133)
是否有工作	0.064 (0.233)	0.063 (0.228)	0.060 (0.228)	0.060 (0.228)	0.022 (0.145)	0.028 (0.141)	0.030 (0.139)	0.030 (0.139)	-0.029 (0.111)	-0.024 (0.110)	-0.024 (0.109)	-0.023 (0.110)
中部	-0.032 (0.220)	-0.067 (0.218)	-0.055 (0.219)	-0.054 (0.220)	0.141 *** (0.166)	0.126 *** (0.161)	0.141 *** (0.160)	0.139 *** (0.161)	-0.012 (0.113)	-0.012 (0.111)	-0.015 (0.111)	-0.016 (0.111)
东部	-0.083 * (0.205)	-0.143 ** (0.207)	-0.136 ** (0.208)	-0.134 ** (0.209)	0.080 * (.0161)	0.070 * (0.157)	0.090 ** (0.156)	0.088 ** (0.156)	0.005 (0.106)	-0.016 (0.104)	-0.014 (0.104)	-0.014 (0.104)
相对收入		0.213 *** (0.043)	0.217 *** (0.043)	0.250 ** (0.091)		0.233 *** (0.033)	0.222 *** (0.032)	0.267 *** (0.066)		0.182 *** (0.024)	0.178 *** (0.024)	0.219 *** (0.043)
收入分 配倾向			0.073 * (0.026)	0.120 (0.079)			0.131 *** (0.019)	0.181 ** (0.042)			0.061 ** (0.016)	0.118 * (0.038)
相对收入 * 分配倾向				-0.059 (0.013)				-0.074 (0.010)				-0.077 (0.008)
R	0.298	0.355	0.362	0.362	0.409	0.464	0.482	0.482	0.339	0.380	0.385	0.386
R ²	0.089	0.126	0.131	0.131	0.167	0.216	0.232	0.233	0.115	0.144	0.148	0.149
Adjusted R ²	0.080	0.116	0.120	0.119	0.162	0.210	0.226	0.226	0.111	0.140	0.144	0.144
△R ²	0.089 ***	0.037 ***	0.005 *	0	0.167 ***	0.049 ***	0.017 ***	0.001	0.115 ***	0.030 ***	0.004 **	0.001
N	825	825	825	825	1345	1345	1345	1345	1887	1887	1887	1887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2007 年调查数据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其中, 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 0.058, 间接效应为 0.172。2012 年的调查数据同样显示收入满意度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显著, 但当收入满意度带入回归模型后, 相对收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从 0.176 ($p < 0.001$) 大幅下降至 -0.002 , 但收入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p < 0.001$)。这说明收入满意度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相对收入会通过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表 7 检验收入满意度、收入分配倾向与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的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主 观 幸 福 感											
	2001 年				2007 年				2012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年龄	-0.603 [*] (0.054)	-0.122 (0.041)	-0.122 (0.041)	-0.128 (0.041)	-0.613 ^{***} (0.030)	-0.324 [*] (0.025)	-0.312 [*] (0.025)	-0.306 [*] (0.025)	-0.397 [*] (0.021)	-0.234 (0.017)	-0.238 (0.017)	-0.235 (0.017)
年龄的平方	0.666 ^{**} (0.001)	0.159 (0.000)	0.159 (0.000)	0.160 (0.000)	0.752 ^{***} (0.000)	0.423 ^{**} (0.000)	0.414 ^{**} (0.000)	0.408 ^{**} (0.000)	0.503 ^{**} (0.000)	0.274 [*] (0.000)	0.278 [*] (0.000)	0.276 [*] (0.000)
最高学历	0.033 (0.084)	0.022 (0.065)	0.022 (0.065)	0.017 (0.065)	0.097 ^{***} (0.047)	0.065 ^{**} (0.040)	0.061 ^{**} (0.040)	0.060 ^{**} (0.040)	0.111 ^{***} (0.041)	0.029 (0.034)	0.028 (0.034)	0.029 (0.034)
主观健康状况	0.266 ^{***} (0.083)	0.107 ^{***} (0.066)	0.106 ^{***} (0.066)	0.104 ^{***} (0.066)	0.345 ^{***} (0.059)	0.210 ^{***} (0.051)	0.213 ^{***} (0.051)	0.213 ^{***} (0.051)	0.300 ^{***} (0.051)	0.163 ^{***} (0.043)	0.162 ^{***} (0.043)	0.162 ^{***} (0.043)
是否结婚或同居	0.144 ^{**} (0.288)	0.076 [*] (0.222)	0.076 [*] (0.222)	0.075 [*] (0.222)	0.102 ^{***} (0.177)	0.090 ^{***} (0.149)	0.092 ^{***} (0.148)	0.091 ^{***} (0.148)	0.097 ^{***} (0.127)	0.028 (0.167)	0.027 (0.106)	0.027 (0.106)
是否有工作	0.062 (0.225)	0.028 (0.174)	0.027 (0.174)	0.030 (0.174)	0.046 (0.134)	0.055 ^{**} (0.112)	0.054 ^{**} (0.112)	0.055 ^{**} (0.112)	-0.024 (0.106)	-0.008 (0.087)	-0.007 (0.087)	-0.007 (0.087)
中部	-0.026 (0.214)	-0.029 (0.165)	-0.027 (0.166)	-0.025 (0.166)	0.126 ^{***} (0.160)	0.085 ^{**} (0.135)	0.092 ^{**} (0.135)	0.093 ^{***} (0.135)	-0.006 (0.110)	0.006 (0.091)	0.005 (0.091)	0.006 (0.091)
东部	-0.080 (0.201)	-0.123 ^{***} (0.155)	-0.122 ^{***} (0.156)	-0.122 ^{***} (0.156)	0.065 [*] (0.152)	0.043 (0.128)	0.052 (0.128)	0.053 [*] (0.128)	0.006 (0.101)	-0.016 (0.074)	-0.016 (0.084)	-0.016 (0.084)
收入满意度		0.634 ^{***} (0.024)	0.633 ^{***} (0.024)	0.536 ^{***} (0.049)		0.519 ^{***} (0.019)	0.511 ^{***} (0.019)	0.489 ^{***} (0.036)		0.559 ^{***} (0.018)	0.557 ^{***} (0.018)	0.570 ^{***} (0.030)
收入分配倾向			0.012 (0.020)	-0.093 (0.044)			0.056 ^{**} (0.015)	0.027 (0.036)			0.019 (0.013)	0.047 (0.040)
收入满意* 分配倾向				0.160 [*] (0.007)				0.041 (0.006)				-0.033 (0.006)
R	0.304	0.680	0.680	0.682	0.399	0.637	0.639	0.639	0.330	0.626	0.626	0.626
R ²	0.093	0.462	0.462	0.465	0.159	0.406	0.409	0.409	0.109	0.391	0.392	0.392
Adjusted R ²	0.084	0.457	0.456	0.458	0.155	0.402	0.405	0.405	0.105	0.389	0.389	0.389
ΔR^2	0.093 ^{***}	0.370 ^{***}	0	0.003 [*]	0.159 ^{***}	0.246 ^{***}	0.003 ^{**}	0	0.109 ^{***}	0.283 ^{***}	0	0
N	856	856	856	856	1577	1577	1577	1577	2105	2105	2105	2105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结论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2001 年到 2012 年,中国居民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在 2007 年显著上升后没有显著变化。与此同时,居民感知到的相对收入显著下降后又回升,仍然没有达到 2001 年的水平,而居民的总体收入满意度持续显著地上升。此外,居民的收入分配倾向表现出显著的向“均等”变化的趋势。进

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主观评价的收入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而且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收入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收入满意度在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如 2001 年和 2007 年的数据显示,相对收入既通过收入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又对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效应。2012 年的数据表明,相对收入对

表 8 收入满意度对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主 观 幸 福 感											
	2001 年				2007 年				2012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年龄	-0.562 * (0.058)	-0.518 * (0.057)	-0.514 * (0.053)	-0.184 (0.040)	-0.608 ** (0.034)	-0.537 ** (0.032)	-0.595 *** (0.030)	-0.331 * (0.026)	-0.312 (0.022)	-0.300 * (0.020)	-0.390 * (0.021)	-0.233 (0.018)
年龄的平方	0.617 * (0.001)	0.557 * (0.001)	0.577 * (0.001)	0.221 (0.000)	0.690 *** (0.000)	0.629 *** (0.000)	0.730 *** (0.000)	0.421 ** (0.000)	0.427 ** (0.000)	0.403 ** (0.000)	0.493 ** (0.000)	0.281 * (0.000)
最高学历	0.000 (0.089)	-0.072 * (0.092)	-0.058 (0.085)	-0.012 (0.065)	0.087 ** (0.053)	0.025 (0.050)	0.064 * (0.047)	0.053 * (0.041)	0.124 *** (0.042)	0.045 (0.040)	0.052 * (0.042)	0.024 (0.035)
主观健康状况	0.242 *** (0.089)	0.221 *** (0.088)	0.247 *** (0.081)	0.106 *** (0.064)	0.258 *** (0.066)	0.186 *** (0.063)	0.307 *** (0.059)	0.215 *** (0.052)	0.261 *** (0.052)	0.216 *** (0.050)	0.295 *** (0.051)	0.179 *** (0.044)
是否结婚或同居	0.052 (0.313)	0.044 (0.307)	0.092 * (0.283)	0.065 * (0.216)	0.030 (0.199)	0.017 (0.187)	0.096 *** (0.174)	0.087 *** (0.151)	0.103 *** (0.132)	0.071 ** (0.126)	0.060 * (0.129)	0.020 (0.109)
是否有工作	0.054 (0.245)	0.053 (0.240)	0.054 (0.221)	0.020 (0.169)	-0.023 (0.152)	-0.008 (0.143)	0.037 (0.133)	0.041 (0.116)	-0.028 (0.110)	-0.020 (0.105)	-0.020 (0.107)	-0.010 (0.091)
中部	0.022 (0.234)	-0.011 (0.232)	-0.061 (0.213)	-0.055 (0.163)	0.081 * (0.177)	0.056 (0.166)	0.134 *** (0.155)	0.104 *** (0.135)	-0.031 (0.113)	-0.030 (0.107)	-0.011 (0.110)	0.005 (0.093)
东部	0.069 (0.221)	0.010 (0.223)	-0.144 *** (0.205)	-0.150 *** (0.157)	0.065 * (0.173)	0.044 (0.162)	0.088 ** (0.151)	0.065 * (0.131)	0.026 (0.105)	0.011 (0.100)	-0.029 (0.103)	-0.023 (0.087)
相对收入		0.213 *** (0.045)	0.203 *** (0.041)	0.067 * (0.032)		0.351 *** (0.033)	0.228 *** (0.031)	0.058 * (0.029)		0.323 *** (0.023)	0.176 *** (0.023)	-0.002 (0.021)
收入满意度				0.639 *** (0.024)				0.490 *** (0.021)				0.550 *** (0.020)
R	0.269	0.331	0.354	0.699	0.309	0.453	0.469	0.642	0.306	0.433	0.374	0.622
R ²	0.073	0.110	0.125	0.489	0.095	0.206	0.220	0.412	0.094	0.187	0.140	0.387
Adjusted R ²	0.064	0.101	0.116	0.483	0.091	0.201	0.215	0.408	0.090	0.184	0.136	0.384
ΔR ²	0.073 ***	0.037 ***	0.125 ***	0.364 ***	0.095 ***	0.110 ***	0.220	0.191	0.094 ***	0.093 ***	0.140 ***	0.247 ***
N	891	891	889	889	1522	1522	1502	1502	1996	1996	1971	1971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通过收入满意度来体现。虽然居民的收入分配倾向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但越倾向于收入存在差距,主观幸福感越高,特别是对于具有相同相对收入的人群来说,这个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本文关于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既是对中国“伊斯特林悖论”研究的补充,也对探索如何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受有一定现实意义。

首先,政府应继续致力于提高居民的收入,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虽然它会随着人均绝对收入的提高而变弱,但仍然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能有效地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其次,相对收入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是对人们力争上游所付出努力的认可,其会通过收入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有时甚至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作用。而居民对收入分配的认知倾向呈现出向“收入应尽可能均等”变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已逐渐超过人们所理解或所接受的范围。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升人们收入的相对地位。

最后,在收入满意度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却有大多数人报告自己处于较低的收入阶层。这说明除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影响外,炫富、攀比之风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居民相对收入降低,并直接和间接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府应通过公众传媒等手段,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扭转炫富、攀比之风,让居民对自己的相对收入有更为准确的评价,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参 考 文 献]

- [1] World Values Survey[EB/OL]. [2013-09-28].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 [2] EASTERLIN R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M]//David PA, Reder MW.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89-125.
- [3] CHEN ZH, DAVEY G.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ainland China[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8(9): 589-600.
- [4] 吴丽民, 陈惠雄. 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数演化——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09(6): 31-35.
- [5] 万树. 安徽省幸福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1, 25(6): 23-37.
- [6] 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9(10): 387-405.
- [7] DAVEY G, RATO R. Subjecting wellbeing in China: a review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13): 333-346.
- [8] NIELSEN I, SMYTH R, ZHAI Q.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a's off-farm migrant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11): 315-333.
- [9] MONK-TURNER E, TURNER CG. Subject wellbeing in a southwestern province in China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2): 357-369.
- [10] CHYI H, MAO S.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1): 167-185.
- [11] 元寿伟, 周少甫. 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1): 100-107.
- [12] Easterlin RA. Explaining happines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19): 11176-11183.
- [13] 郭星华. 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3): 71-78.
- [14] 奚恺元, 张国华, 张岩. 从经济学到幸福学[J]. 上海管理科学, 2003(3): 4-5, 18.
- [15]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09, 35(11): 79-91.
- [16] 官皓.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5): 56-70.
- [17] 弗雷, 斯塔特勒.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M]. 静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69.
- [18] 何立新, 潘春阳.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 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 2011(8): 11-22.
- [19] 杨顶威, 潘春阳.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居民幸福感: 决定因素与国际比较[J]. 世界经济情况, 2011(12): 48-57.
- [20] 史耀疆, 崔瑜. 公民公平观及其对社会公平评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分析[J]. 管理世界, 2006(10): 39-49.
- [21] DELHEY J. From materialist to post materialist happiness? National afflu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0, 97(1): 65-84.

(责任编辑: 冯 蓉)

Relative Income,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HU Chunping, WU Jiannan, WANG Yingd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latest three surveys of World Values Survey, this paper tries to light up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elative income,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also discus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endency of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relative incom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subjective happiness. Relative income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subjective happines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tendency of residents has no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ative income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But the more the residents tend to recognize the income gap, the higher 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they have. Therefore, it is need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raise happiness of residents beginning with taking such measures as increasing the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constituting a harmonious social atmosphere, and so forth.

Key words relative income; subjective happiness; income satisfac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tendency

=====

(上接第 84 页)

[参 考 文 献]

- [1] 包勃尔. 点滴的社会工程对空想的社会工程[J]. 周煦良, 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60(8): 11 - 13.
- [2] 钱学森, 乌家培. 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J]. 经济管理, 1979(1): 5 - 9.
- [3] 杨建科, 王宏波. 论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的关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1): 57 - 61.
- [4] 杨建科, 王宏波. 社会工程与工程的社会决策[J]. 科学学研究, 2009(5): 692 - 698.
- [5] 刘则渊. 社会发展与社会工程学[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6(1): 12 - 21.
- [6] 田鹏颖.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关于构建“社会工程哲学”的初步设想[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1): 1 - 4.
- [7] D·普赖斯. 科学的科学[M]//M·戈德史密斯, A·L·马凯.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234.

(责任编辑: 司国安)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 China

FENG Ru¹, WANG Xu-kun², SONG Gang³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alian Administration College, Dalian 116013,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Social engineering is an activity process, which human proceed with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late 1970s, so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rose slowly and gained primary development. Basing on journal articles, graduates dissertations and scholarly books, we can sum up the basic themes of so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cluding essentialism, thought, functionalism, fundamental theory, design decision, implement and subjectivism of social engineering and so on. The disciplin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s growing rapidly because of strong demand pull of society. Studies of social engineering will go in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phase and be expected to form series of new branch disciplines and frontier branch disciplines successively.

Key words research of social engineering; studies of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social engineering; new discipline